

蔓藤的春天

张同◎著

蔓藤的春天

张 同 著

宜昌市第三届重点文艺作品创作扶持项目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蔓藤的春天 / 张同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54-7861-0

I. ①蔓…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763 号

责任编辑: 阮 珍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陶匠文图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印务总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8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 言

《蔓藤的春天》以一个民营白酒企业为场景,讲述了一群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员工一起成长的故事。供职于吉庆酒业的员工周玉禾因失眠而请假到三亚旅游,邂逅了天源集团老总之于天源,彼此之间产生好感。让周玉禾没有想到的是于天源与她所供职的吉庆酒业的董事长陈佳先是商界好友。陈佳先为了吉庆酒业永续发展,主动将辛苦打拼而积累的股份卖给天源集团,从而使资金实力雄厚的天源集团在吉庆的决策权更集中。在出售股份的过程中,当初与陈佳先一起创业的刘志敏坚决反对,不肯把吉庆这么好的平台拱手让人,他出言不逊,处处设障,与天源集团派来的职业经理人为敌。于天源因为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而他在锦昌市投资的几个大项目,可以使多数锦昌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业。一向蛮横霸道又十分喜欢显摆的刘志敏从人们对于天源的敬佩中,反省自己,约了高中同学张光星回到家乡投资,立志改变家乡面貌。有人说,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就是“农民工”的代名词,就像漫山遍野的绿草,可以装扮四季,却不像被种植的庄稼如小麦、棉花、大豆、高粱等那样受到重视。同样是植物,受到的关注不一样。犹如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在改革越来越明朗化的今天,有的民营企业员工的收入超过了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在时代的进步中经历不同角色的转变。小说以周玉禾这样的民营企业员工为代表,写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点点滴滴,虽有困惑、有压力、有不可理喻的处事方式,但无不

透露出顽强，犹如野外的蔓藤，在民营企业的树林里生长，最终，企业因他们而荣，虽然他们原本没有冲天的志向。但毕竟，因为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而让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有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

一棵草，一滴露水。这是天源集团老总于天源对打工者周玉禾的鼓励，也是整个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不能自拔。也许，小说还可以写得更好看一些，但生活的经历告诉我，有些想象是不能实现的。我又何必挖空心思去做那样的技巧构思。实实在在地记录反而更贴近。这部作品中，有两种文化的碰撞，有企业内部矛盾的矛盾，有模糊情爱的思考，有何去何从的困惑，有官商之间的微妙，有握手言和的感动。小说中的陈佳先是个处事谨慎稳重又很开明的民营企业老总，为了吉庆的后续发展，他果断决策，将吉庆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了上市公司天源集团。他不仅看好天源集团的资金实力和管理理念，还因为与于天源是多年的商界朋友，十分信赖于天源。但因为资本的重组，伤及了刘志敏等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一起创业时的伙伴刘志敏等人的误解。引进了天源集团到锦昌发展，又因两种文化最初的不融和而在企业内部产生了许多矛盾，许多的不和谐因素纠集在一起，碰撞在一起，陈佳先在这个过渡时期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了许多的委屈与无奈。但他始终坚信明天的美好，坚信吉庆酒业的未来。于天源是天源集团的老总，是吉庆酒业的合作伙伴，他善用资源，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注重细节，在企业群体中，他是一面具有中国儒商文化代表性的旗帜，值得学习。

2007年，因工作上一次小小的调整，让我有机会换一下视角看问题，写东西。也因为对民营企业体制问题的多向思考，触发了我写一部以民营企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的想法。然而，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其实，没有时间也只是一个自我懒散的借口。白天在工作上是不能打折扣的，下班之后，匆匆忙忙回家，做家务，读报纸（家里订有《参考消息》、《三峡晚报》），晚上和舞伴们在一起。想静下心来写作，几乎成了一种奢侈。学跳舞也是从2007年开始的，在枝江五柳公园的树林里，教跳舞的老师说：“你个儿高，就学男步，如何？”我平时就羡慕人家跳男步



的,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更好。那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步行到五柳公园,跟着老师学交谊舞的套路,8点以前又准时赶到办公室上班,日子似乎也算充实。在学跳舞的过程中,先后有十几个大姐成为我的搭档。有时候自个儿“忙”不过来,跟这个姐姐跳了,没跟那个跳,人家心里就有想法,她们把我当成了学舞场上的“白马王子”。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姐,在我歇脚的时候要跟我一起跳平四,我正流着汗呢,人家好意相邀,就站起来准备去跳,我的另一个同伴说,她跳累了,让她歇一会儿,那个六十多岁的大姐却说:“哪个要她这么年轻呢,跳死她!哈哈……我好长时间没跟她一起跳舞了,做梦都在想。”在六十多岁的人眼里,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人还算年轻。我其实很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约半年时间,我们一起学会了“北京平四”、“三步踩”、“伦巴”、“恰恰”、“桑巴舞”等十多个舞种。每天晚上跳得大汗淋漓,成为我这些年来主要业余爱好。当然,读书始终伴随左右,只是写作,也像那位大姐渴盼和我跳舞一样成为梦想中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想完成关于民营企业题材小说的愿望在某一个清晨又一次从脑海中蹦出来。“不思量,自难忘”。虽然没有刻意去实现这个愿望,我知道这个想法一旦萌生,就会像种子一样发芽,然后生长。只是长的速度稍慢了些。或者说,我一直在心里酝酿和构思。这几年春节放假之后,我断断续续写了几个章节。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们身在民营企业的员工,已经渐从心理上摆脱了民企和国企的概念。在这种开放的视野中,再来审视企业发展走过的历程,会收获许多成功的案例,也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现实的变化给予了我创作上的诸多收获,生活本身所赋予的戏剧性有时比小说创作更精彩。为了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民营企业中的诸多故事,我将构思了几年的思路进行了梳理,一些人物在我心中明朗起来,鲜活起来,也有趣起来,于是,有了这部《蔓藤的春天》。读者若有兴趣,请接着往后看吧。

小说主要人物：

于天源：天源集团老总

陈佳先：吉庆酒业董事长

刘志敏：吉庆酒业副总经理

柳绿：天源集团派往吉庆的总经理（职业经理人）

周顺明：天源集团派往吉庆的第二任总经理（职业经理人）

田忠：清玖公司总经理

于天清：于天源的二弟

朱军旺：吉庆酒业党委书记

林帆：吉庆酒业工会主席

周玉禾：吉庆酒业市场总监

冯国：锦昌市公务员、周玉禾的老公

冯天乐：周玉禾之子

田寸：田忠之女

曹先兵：吉庆酒业销售公司办公室主任

樊刚：吉庆酒业销售公司业务员

谭明高：吉庆酒业员工

左玉林：吉庆酒业员工

王小军：吉庆酒业广告中心负责人

查亮：吉庆酒业原广告部部长

曾必树：陈佳先的司机

付振吉：吉庆酒业原办公室主任

齐小乔：刘志敏的老婆

安阳：原锦昌市委书记

李少华：现任锦昌市委书记

伍奇：天源集团危机公关负责人

刘风：吉庆酒业员工、柳绿的情人

周丽水：吉庆酒业员工



刘君玉：地震灾区来的员工

秦伟：锦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

秦昭：北京某媒体记者

冯宝：冯国的妹妹



目 录

第一章	今昔	(1)
第二章	心疑	(9)
第三章	琢磨	(17)
第四章	惜玉	(25)
第五章	过敏	(34)
第六章	纠结	(40)
第七章	巧遇	(48)
第八章	随缘	(57)
第九章	弱势	(67)
第十章	换岗	(81)
第十一章	偏常	(89)
第十二章	配股	(97)
第十三章	换房	(106)
第十四章	创意	(116)
第十五章	念想	(127)
第十六章	青藤	(135)
第十七章	徘徊	(152)
第十八章	杂音	(158)

第十九章 巧取	(171)
第二十章 去杂	(181)
第二十一章 你我	(192)
第二十二章 流失	(203)
第二十三章 弹劾	(211)
第二十四章 混响	(225)
第二十五章 余音	(237)
第二十六章 新锐	(249)
第二十七章 生长	(262)
后记	(275)



第一章 今昔

周玉禾离开清玖公司的时候，发过誓，这以后的日子决不再理那个人，那个曾经在她面前许诺过无数遍又无情地伤害过她的人——清玖公司总经理田忠。不仅发过誓，连注册自己的QQ时也用了个“十年不走城西”的网名。好友们问她为什起这样一个名字，周玉禾笑了笑说，没有经过大脑，随便起的名。清玖公司原是锦昌市白云镇的一家乡镇企业，破产后改为私营企业，在锦昌市以西。当年破产时部分中层干部被裁减，周玉禾便是其中之一。用网名和过去画句号，是周玉禾对待时间的一种态度，她相信时间的公正，相信得与失的公平。

岁月如箭一般飞逝。十年似乎是在弹指之间就过去了。周玉禾在锦昌市最大的企业吉庆酒业集团上班。从一般员工到主管，再到中层干部，周玉禾成为吉庆酒业爱岗敬业的一面旗帜。十年之后的一个早上，周玉禾的电话响了，是田忠打来的。十年了，这个电话没有变，虽没有刻意去记这个曾经熟悉的电话，却总也忘不掉。十年之中，有过几次偶遇，也不过是牵强地笑笑，不愿意和田忠多说一句话。周玉禾的电话因工作关系变动过几次了，也不知田忠从哪里问到的周玉禾的电话号码。出于礼貌，她尽量不以生硬的态度和他说话。“我想请你帮个忙！”田忠迟疑了一下，也不管周玉禾在电话这边是什么反应，他继续说道：“是这样的，我的田寸今年大四了，她想去美国留学，我给她找了中介公司，但要一个单位来推荐，所谓的推荐，只是一个程序而已，我想请贵公司来帮忙推荐，需要20个信封，2刀公文纸，公司简介一份和财务负责人简历一份。”“好吧。我

下午办好后给你回话!”田忠正准备说谢谢时,周玉禾挂了电话。可能是因为田忠的手机信号不好,周玉禾其实等了好一会儿的。放下电话,周玉禾想,这个人今天打这样一个电话,可能并非真要她帮什么忙,而是向她提示一个信息,就是他女儿田寸即将出国。出国又有什么了不起!市里的有钱人家的子女差不多都留学去了,田忠你不就是靠改制占国家便宜而得到灰色财富的吗?十年之中,周玉禾认识的有钱老总多了,结交的有钱的老总也多了,田忠这样的老总充其量算得上个体户级别的老板,其见识、胸怀还有为人的气度与个人本身的气质,都差远了。田寸出国的事也值得在周玉禾面前显摆一下?真是自己没长进,还把别人当乡下人了。

不过,为了田寸,周玉禾还是愿意帮忙的。那时周玉禾还在清玖公司上班。一次公司里搞文艺演出,周玉禾上台去唱了一首歌。唱完之后,还在上小学的田寸把一束鲜花送上台去,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周玉禾看到田寸那清澈的眼睛和甜美的笑容,心里升腾起一种想抱抱这个孩子的怜爱。田寸给她送鲜花,给了周玉禾足够的面子,因为田寸是总经理田忠的女儿。田忠也曾不止一次地对周玉禾说:“田寸是个性格古怪的孩子,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你,和你这么有缘。”周玉禾说:“田总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性格也古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往事并不如烟,周玉禾想到田寸,还是非常乐意地帮这个忙。周玉禾安排办公室人员准备了20个信封,2刀公文纸,公司简介一份,又和财务部部长通了电话,请她帮个小忙,说是私人用的。不一会儿,一份财务负责人简历就送到了周玉禾面前。周玉禾看了看财务部长的简历,给田忠发了短信,三个字:“备齐了。”对方回复说:“谢谢!我来拿时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是周六,周玉禾和家人一起到乡下老家去了。田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在公司。周玉禾说下午吧。“好的,我今天一天都在市里,你回来后给我打电话,我过来拿。”下午四点多钟,周玉禾接到省城一个媒体朋友电话,要来吉庆酒业采访。周玉禾要赶到公司做好接待工作。本来想和田忠见了面,好好和他聊聊,十年了,恩与怨,已经不那么浓烈了,但叙



叙往事，还是有必要。可偏偏又有应酬，这似乎也说明他们之间已没有了某种因缘际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周玉禾到了，田忠还没到。按说，田忠不会迟来的。是田忠求人家帮忙，没有迟来的道理。田忠竟是坐一辆“单麻”来的，他给“单麻”司机付了钱，就四处张望，寻找着周玉禾。周玉禾看在眼里，觉得田忠不开车很奇怪。“东西都在里面，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个应酬，再联系吧！”周玉禾边说边走，就像国共时期的地下党传送情报那样迅速。田忠很感激，口里一直说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他老了。这是周玉禾的第一个感觉。虽然没有细看他的眼睛，但眸子里的光华没有以前那样明亮。如现代歌里的唱法，美目已不如当年了，是否还流转在此心间。毕竟十年了，再英俊的男子也经不起岁月的磨砺，该老的也一样老去。如果不是十年以后见面，如果是九年、八年、或者说更短的时间，周玉禾不知该怎样，也许内心远没有这样平静。时间是多么善良的心理医生，它慢慢把一个人的心理伤口抹平，结痂然后渐渐地还原成本色。周玉禾这天陪同省里来的记者吃完饭，又安顿好记者的住宿，回到家时已经是十点多了，爱人冯国还在等她。她一边把记者来采访的事讲给冯国听，一边抓紧时间洗澡，冯国帮她把换洗的衣服找齐。周玉禾在安静的环境中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十年前，周玉禾带着下岗的失落，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读书度日。她不至于出去找工作，她想梳理一下自己，那些所谓的得与失。一个人总是在受伤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做一些思考。本来，她可以去搞美术，或者书法，她的书法棒极了，一手行楷，就像字帖一样。但在田忠领导下的这个乡镇企业，并不重视像周玉禾这样的人才。田忠本人虽很欣赏她周玉禾的才气，却也并没有厚待她，600元左右的工资，在白云镇上，是撑不饱也饿不死。放在办公室里做做后勤工作，轻松倒是蛮轻松，只要关闭大脑，不去想很多的事情，不去思考一下未来，安稳地居家过日子，生活也就那样了。不过，田忠对骨子里有一种傲慢的周玉禾，又是很欣赏的，她所表现得不卑不亢还令田忠升起一种敬佩。两人更像平级，不像上下级关系。一次，周玉禾外出请假，按公司规定，应由田忠批假，偏巧那天田忠不在。

劳资科长就对周玉禾半开玩笑地说：“写一张请假条放在我这里，到时候田总问我，我就向他解释，他不问就算了。”周玉禾说：“不用，规矩还是要讲的，这体现了对领导的尊重。”“至今，我不知道你的领导是谁，真的，公司的几个领导对你都很尊重！”周玉禾懒得和劳资科长斗嘴，由他说去吧。不过，劳资科长说的是事实，周玉禾对此颇为自信。一个人可以没有权力，但不能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周玉禾在清玖公司，人气指数不一般。有了人气指数，意味着工作好开展，而且工作一定很顺利。无数事实证明，人气是人的一部分资源。

清玖公司那时候有职工 1000 多人，是锦昌市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建于九十年代初期。田忠接手当总经理时，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那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周玉禾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培训，写了申请给田忠签字，田忠不仅很痛快地在上面签了字，还嘱咐周玉禾在财务上多支点钱，培训完去北京的景点走一走，回来报销。周玉禾很感激，可是，暴涨的洪水使长江锦昌段封了渡，出不去。待通航时，培训时间早已过去了。田忠安慰周玉禾，以后多的是机会。不就是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嘛，犯不上老记在心里。可周玉禾是个重过程的人，北京虽没去成，田忠签字的那张申请一直保留到她后来离开清玖公司时才丢掉，或许，一直就念着田忠对她的好。但在下岗问题上，田忠丝毫没有考虑到周玉禾的感受，或者说，他考虑到了，但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能留下周玉禾。

十年之后的夏天，锦昌市组织工商企业界的法人代表培训，地点在吉庆集团办公大楼九楼会议室。吉庆集团是市里最大的企业集团，年销售收入早已过百亿，年纳税 15 亿，是市里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吉庆公司不仅是市里企业的榜样，还是省里的大型民营企业。这天来参加培训的有 100 多人，主讲是来自华科的一名教授，讲企业家应遵循的四个边界。吉庆集团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参加了听课。吉庆集团安排有接待人员，负责倒茶水的刘茵茵因是周玉禾介绍进入集团的，没事总爱和周玉禾套近乎。周玉禾进入会议室时，刘茵茵就给她递了一杯茶，一会儿又问：“周主

任,您有茶没?”周玉禾点点头。来参会的企业家们陆续进来,一会儿就坐满了会场。周玉禾的肩膀上被人轻轻点了一下,她回过头来,是田忠!田忠正朝她笑。周玉禾也轻轻一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周玉禾见田忠还没有茶,示意刘茵茵,然后用手指了指田忠,刘茵茵会意,径直给田忠端来了茶。这个无声的肢体动作,使周玉禾很有面子。这是周玉禾离开清玖公司十年之后,第一次在田忠面前,可以这样平静地呼风唤雨一回。由于从田忠座位开始就没有桌子,是加座,周玉禾主动地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田忠,她也想给田忠一点儿面子,因为今天,田忠是客人,周玉禾是东道主。田忠从后排坐到前排,周玉禾坐到旁边的加座上,两人隔得并不远。

讲课开始了,周玉禾安排一个小伙子去拍了几张照片。照片是留着做资料的,也有对外宣传的价值。田忠看在眼里,他对周玉禾说,我们那儿的产品不需要宣传,是半成品,有固定客户。田忠自言自语似的调侃,似乎是在求得周玉禾的理解。言下之意,因为清玖公司不需要对外宣传,所以周玉禾若不下岗就无事可做,在田忠看来,她周玉禾天生就是搞文化宣传的料。对田忠的这种解释,周玉禾又是轻轻一笑。她心里不知道怎样来评价他,没想到,十年了,他依旧没有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小农意识,带着些狡诈,没有眼光。田忠他有他的道理:都说闷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是好的,不张扬,不暴露自己赚了多少钱,有了钱自己享受,得实惠不好么?干吗要傻瓜一样地把钱交给国家,国在哪儿?太遥远了,家才在眼前呢!先把家富起来再说。正是这种思想的驱使,清玖公司改制之后,给国家上缴的税款越来越少。周玉禾也是个有心人,她请税务局的朋友留心查了一下,她离开清玖公司那一年,清玖公司缴纳的税款是430万元,改制后的第一年上缴的税款是260万元,第二年是200万元。这就是田忠,改制时那么多的集体资产都转化为个人财产,但改制后给国家的贡献却每况愈下。田忠自己呢,桑塔纳换成了奥迪,在省城买了别墅,个人存款成倍增长。你说田忠不显山不露水也不对,当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也需要赢得人们的认可。比如,今天来参加这样的培训,幸有

周玉禾能这样给他面子。这样的培训，田忠参加过不知多少次，应该说他也是个学习型的老板。清玖公司在市里的民营企业中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因为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块头大，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说起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企业。于是，每每当有名家来讲座，卖票的营销人员会主动上门去推销，面对来推销的妙龄少女的甜言蜜语，田忠一般不会拒绝，他会购了票，带上他的亲信一起去听课。

锦昌的城东和城西隔着一条河，俗话说隔山容易隔水难。因为一条河，隔断的不仅是交通，还有思想和观点。清玖公司在城西，靠近乡下，旁边是个大型化工企业，污染甚重。周玉禾在清玖公司上班时，曾受田忠之约去省城听过著名经济学家钟鹏荣的讲课。一同去的还有财务科长赵英兰。一个男人带两个女人出门，其中一个女人是灯泡。周玉禾自知那时就是灯泡的角色，只是出于对钟鹏荣观点的认同，她想见一见钟鹏荣，也算是满足一下好奇心。头天晚上去的省城，晚上也安排了唱歌跳舞的活动，周玉禾拿着话筒一首接一首地唱，她的歌唱得很有韵味和特色，除了天赋外，还像经过专业训练似的，尤其是军歌和情歌唱得好，声音颇有可塑性。周玉禾不愧为悟性好的女子，她抢着话筒不放，一是为了成全田忠和赵英兰过饱舞瘾，二是她不想和田忠跳舞，三是装着跳不好舞，免得赵英兰吃醋。活动结束后，周玉禾回房间休息了，赵英兰还在田忠房间忙活了好半天才回房，带回田忠的衬衣和内衣，帮他洗了晾在窗台上。赵英兰大方地解释，男人出门啊，就是懒！周玉禾心想，婊子都当了，还想立牌坊，天底下就数你赵英兰最聪明。第二天，周玉禾早早地起床，她看到晾在窗台上的田忠的衣服，再看看原本就没有睡着的赵英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多余。不来就好了，原本不该来凑这个热闹的。这个该死的田忠，总以为自己是一把手，可以掌控一切，包括女人。周玉禾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田忠的可笑。只是在省城不像在县城，说回去就能回去。田忠自己开着车，他不走，周玉禾就不能走，除非到车站去坐大巴，但那样的话，她又成了什么人了？成了一个醋意浓郁的怨妇？有些事情，能烂在心里就烂在心里了。

钟鹏荣讲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央视十台的百家讲坛天天都有讲座,想研究学问无处无时不在,犯不上跑到省城来取经。田忠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累了,上省城来轻松一下,还有两个赏心悦目的女人陪着,多好!赵英兰嘛,是个理财的好手,算得上是自己的心腹;周玉禾呢,不好说,让人摸不透,有时严肃,有时爽朗,有时清正,有时也大方,总之她有才气,能说能写,让人有些敬畏,但凡事替他田忠想得很周到。尤其是在一次清玖公司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周玉禾的一句话让田忠保住了一把手的位置,田忠一直心怀感激。当时市里决定由省里一家大企业兼并清玖公司。起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时值抓大放小的改革之风如火如荼,兼停并转正热火朝天。那天,市里主管工业的领导带了一大帮子人到清玖公司商谈合并事宜,田忠、周玉禾、赵英兰三人都参与了那次谈判。田忠很客气,对来人如数家珍似地汇报着企业全部家当。他是分几个部分汇报的,还有设备状况没有汇报完,中途休息了十分钟。周玉禾借着这个空当儿对田忠说:“您想过没有?谈成了,您这个厂长的位置就没有了;谈不成,还可以延续下去。这个企业再没有希望,只要有厂地在,您就还有舞台,还有重振的一天;如果失去这个平台,您也许会有新的选择,但却难以拥有如此熟悉的平台!”一语点醒梦中人。田忠感激地看了周玉禾一眼,他的感觉没有错,只是周玉禾帮他点破了心思,助他做出了肯定的重要决策。事实上,周玉禾帮他打了擦边球。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不懂企业,外行得充分尊重内行,那种纯粹的行政干预已不那么被群众接受。接下来的谈判变得简单,田忠一是说设备状况已近报废,让买方觉得是个烂摊子;二是职工队伍难以安置,全厂区 1000 多号人呢,不是个小数字。结果让田忠很满意,所谓的兼并,只不过走了一趟形式,地方政府官员如完成了一项仪式,吃完饭就走了。

暂时护住了清玖公司,但改制是一定的,下一步怎么办?田忠不愧为狡诈的商人,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稳妥又实用的方法,把清玖公司在上海的销售商请过来,即把老板请到本地来,他田忠带领这 1000 多号人为上海老板打工,时间长了,想法让上海老板回去,他自己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清